

順治五年康熙





# 顺治与康熙

祝爱光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沈阳

顺治与康熙

Shunzhi Yu Kangxi

祝爱光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9,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 插页: 2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620

---

责任编辑: 赵威重

责任校对: 多 错

封面设计: 李勤学

---

ISBN 7-5313-0150-4/I·138

定价: 3.50元

## 目 录

|       |                         |     |
|-------|-------------------------|-----|
| 第 一 回 | 清世祖青年出家<br>玄烨帝冲龄践祚..... | 1   |
| 第 二 回 | 废圈地良臣喋血<br>除异己整拜专权..... | 12  |
| 第 三 回 | 皇祖母激励幼主<br>康熙帝剪除权臣..... | 25  |
| 第 四 回 | 巡关外仆仆风尘<br>会边臣谆谆告诫..... | 38  |
| 第 五 回 | 夫子庙额駉观盟<br>五台山福临变鹤..... | 49  |
| 第 六 回 | 华亭寺秀才被嘲<br>藩王府济元说项..... | 62  |
| 第 七 回 | 折尔肯奉旨撤藩<br>吴三桂激兵哗变..... | 74  |
| 第 八 回 | 平西王云南起兵<br>陈圆圆庵堂入释..... | 87  |
| 第 九 回 | 讨吴逆南苑阅兵<br>谒祖母公主逢帝..... | 100 |

|        |                         |     |
|--------|-------------------------|-----|
| 第 十 回  | 吴三桂称帝旋亡<br>陈圆圆吊墟哀郢..... | 112 |
| 第 十一 回 | 庆元宵君臣诗宴<br>戍乌喇囚徒忍隐..... | 123 |
| 第 十二 回 | 萨布素崭露头角<br>康熙帝二次东巡..... | 134 |
| 第 十三 回 | 收台湾郑氏降清<br>定弃留施琅献计..... | 148 |
| 第 十四 回 | 射虎川玄烨题名<br>龙泉寺福临探母..... | 161 |
| 第 十五 回 | 理藩院智遣俄俘<br>哥萨克无辜被鸩..... | 173 |
| 第 十六 回 | 雅克萨俄酋败绩<br>萨布素班师待和..... | 187 |
| 第 十七 回 | 皇祖母病深崩殂<br>孝皇帝宫内守庐..... | 199 |
| 第 十八 回 | 承恩寺父子对联<br>杭州湾君臣叙话..... | 211 |
| 第 十九 回 | 戈洛文奉节来华<br>索额图循旨谈判..... | 224 |
| 第 二十 回 | 郎都统行围边徼<br>尼布楚划界成功..... | 237 |
| 第二十一回  | 噶尔丹窥视长城<br>骆驼阵旋遭毁灭..... | 253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昭莫多惨败潜逃<br>老歌手凄歌动主 .....   | 264 |
| 第二十三回 | 清圣祖三征蒙古<br>噶尔丹鸩酒身亡 .....   | 276 |
| 第二十四回 | 承恩寺济元衔冤<br>《桃花扇》传奇问世 ..... | 288 |
| 第二十五回 | 皇太子初次被废<br>八阿哥妄想成龙 .....   | 302 |
| 第二十六回 | 大阿哥阴谋败露<br>四皇子独运城府 .....   | 315 |
| 第二十七回 | 五台山康熙省父<br>清凉润侍卫跳崖 .....   | 327 |
| 第二十八回 | 四阿哥以屈求伸<br>皇太子立而复废 .....   | 340 |
| 第二十九回 | 雍亲王计改遗诏<br>乾清宫筵请千叟 .....   | 353 |
| 第三十回  | 畅春园康熙宴驾<br>梁家庄胤禔守陵 .....   | 365 |

## 第一回 清世祖青年出家 玄烨帝冲龄践祚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福临（顺治，在位十八年），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夜子刻驾崩，初八戊午日颁发遗诏，宣告天下，上写：

“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无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所生，八岁，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荃，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重诏突然颁布，引起朝野一片疑虑，产生了种种猜测，特别是朝廷内的各王大臣，都窃窃私议：“圣上昨天早晨还临朝听政，怎么竟溘然升遐了呢？况且这遗诏寥寥数语，也未说皇上患了什么病，真是奇怪。”

顺治帝的确没有死，他穿上了平民百姓的衣裳潜出了后宫门。夜空干净得没有一丝云，星星化成了恶魔的泪珠，结晶的冰。他心灵里爆发了一场大地震。殿阁楼台都遽然崩塌了。脚踏的是不惬人意的废墟。

北京的正月天气还很冷，但这种感觉只有走出宫门才体会到。至尊的皇帝看破了红尘，抛下荣华富贵，一心想出家当和尚可算是勇气非凡，但是他真的能以明净的心，载着虔诚的向往去追求皈依的乐趣吗？

顺治做了十八年皇帝，他半生走的虽然不是芸芸众生那样苦难的路，可他也有自己的不幸——他六岁登基当个傀儡皇帝，实际上睿亲王多尔衮是真正的皇帝。顺治七年摄政的多尔衮猝然病亡。到了十六岁，摄政集团为他强行立后，终于使他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都心如死灰，一心想出家到五台山去当和尚。

他鼓足了勇气毅然离了皇宫，宫中过年的情景仍在脑子里徘徊，丹陛乐和中和清乐的声音仍在耳旁萦绕。特为皇帝演出的庆隆舞、喜起舞、各族音乐、杂技等多么惬意。除夕辞岁，深夜接神、蒸饽饽、保和殿宴诸藩王台吉，跳萨满打手鼓、腰铃、三弦、琵琶、大鼓，一切一切全都梦逝了。

虽然是深夜，街道上爆竹的碎屑，巷子里大小朱门上的楹联、门神、挂牌都依稀看得到。富贵人家寻欢笑谑之声从宅院里传递出来，与街头乞丐的呻吟哭泣声混在一起。小安车隆隆地走着……顺治的身旁出现了护园守院的“伽兰”护法的猛神“揭谛”，也来了嬉皮笑脸的四值功曹。突然响起一阵水陆道场的鼓响磬鸣声。那僧录司、道录司的头头，堆起一脸慈悲像，进前奏道：“皇上，我们来送驾！”四只颤抖的手一下子把他塞进了葫芦头大棺材里。顺治眼一黑象坠入了深渊，世界和自己全消逝了。好久，有人敲打棺材板，并喊道：“传灯照明！地藏王，地藏王！释迦已逝，弥勒未



生，你就救救这多灾多难的皇上吧！”于是有人启钉子，开了棺盖。一个哭丧着脸的太监奏道：皇上，出来看看热闹吧！金桥已经修好了，再说你不看看是谁在祭你怎辨忠奸愚贤呢？顺治一想实在有理，就从棺材里爬了出来。举目一看，只见幢幡林立，缟素如雪。打路鬼正在蹒跚起舞，喷钱兽正在慷慨喷吐着。路旁彩棚栉比，设席张筵的一座接一座，他心里盘算着准有谁，准没谁，黑魆魆的竟看不清楚，叫人扫兴之际，突然出现了一只簸箕般大的毛茸茸的手一下子又把他塞进了棺材里，并不客气地说：

“进去，进去，你出来岂不砸了这出戏！”咔！棺材板又扣得严严的了。依稀地又听到念“水忏经”的声音。他猛喊道：

“为我念这个，祈求免除冤孽？我有什么罪，屠了扬州城，斩了张献忠，哪一件事也不怨我。”外面象似不愿理他，反而念起“接引咒”来。顺治恼怒了，大喊道：“为什么念这个，我不去那极乐世界，我去五台山出家，我还活着！”一挣扎，他的头撞在了小安车壁上，一阵痛，他从朦胧中醒来了。

他幻想出这些事来也算切实，宫廷里现在正在为大行皇帝操办丧事呢。内务府工匠为他造了梓宫（棺材），内棺外槨，平头齐尾，两侧板直、棺盖向上倾坡，前边有个木板葫芦漆绘金龙。上漆四十九道。国丧期间，臣民缟素，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婚嫁也不行。一道重诏在天下吹起一阵凛冽的寒风，吹得九州窒息。人人板着面孔，强作哀容。不管是谁，一旦干犯大忌，加上大不敬的罪名那就性命不保了。大行皇

帝的陵墓决定在河北遵化县马兰峪，定名孝陵，离喜峰口不远，工部谕旨一到，马兰峪的马兰再韧也都被役夫们踏个稀烂。

顺治帝——特殊的流浪汉子正在道上跋涉着。他凝视着五台山的方向，催促车夫紧紧加鞭。道两旁是参差瘦瘠的树，一条无尽头的灰沙土道曲曲折折。路上与他同行的是因圈地而迁徙流离的人。还有为流行天花出痘病死者瘞旅的一群群。大棺材、小棺材、蒿葬的席子卷，络绎于道。挑着儿女锅釜的，赶着毛驴的，拄着拐棍的，组成一股流民长河。顺治他虽然卸了龙装，但他是坐在小安车上。带着“状元及第”金镮子，穿的是蓝色倭缎长袍，外罩青缎马褂，一副富贵气象。

一队骑兵用鞭子打开了一条道，到顺治的车前一勒马头站住了。大喝道：“车里的人出来！”

顺治想发作，一想皇帝死了，现在车上的人是去五台山剃度的普通百姓。于是从车里爬了出来。骑兵粗声大气地问道：

“你多大了？”

顺治不得不答，说道：“二十四岁！”

“也不小了，为何四六不懂，这骡子套上为什么还有红缨？”

说完，一眼看在了顺治的荷包上：

“大胆，荷包上还有红流苏，皇帝升遐了，现在是国丧，知道吗？送刑部去杀头！”

突然出现了一个粗壮的和尚，用手一拽，拽下了顺治的

荷包，向骑兵打了个千，说道：

“总爷！高高手，他这玩艺归你了，山高皇帝远，他怎会听到大行皇帝的噩耗！”

“没那么便宜，这骡子带了红缨要没收！”

车夫道：“好！我就摘下来！”

“装糊涂，我说的是没收骡子。”

顺治道：“那车怎么办？”

“谁管你怎么办？你还没忘了坐车，你这土秧子。”

和尚道：“好！卸骡子，卸骡子。”

“那我……”车夫哭丧着脸。

和尚道：“骡子我来赔，你也该回去了。我陪这位客官走一程，车么，前边路上再雇吧！”

骑兵卸了骡子拴在马后一溜烟不见了。

和尚忙从怀里掏钱，顺治心中大疑，说道：“我自己赔得起，多谢了！”这一说，和尚进了人群。

顺治命车夫为他背着银子，索性车也扔了，直奔前驿找车找店。

光阴迅速，二十七日服满，新皇帝的登基大典在太和殿隆重举行。小皇帝先在中和殿休息，并受大典中执事官们的朝拜。他作为戏中的主角穿上了大典特用的朝服。外罩带有日月星辰的团龙褂。天还未亮卤簿就按照规定从太和殿一直排到午门外，小皇上一露头，午门城楼上就钟鼓齐鸣。三万多平方米的庭院广场、三重汉白玉栏杆的须弥座承托上高耸三十五点零五米高黄顶红墙的太和殿更加威严了起来。皇

上升上宝座，改奏中和韶乐。丹陛上下陈列的铜龟，铜鹤和鼎式铜炉中燃起檀香，松枝。皇上在烟笼雾绕中坐上了七层台阶高台上金光灿烂雕镂精美的宝座。身后的花屏风和屋顶藻井上悬着蟠龙衔珠，辉煌耀眼。但这些能壮声威之物并没有突出小皇帝的龙威，反而显得他小得滑稽可笑——在人为的庄严里他是政权的象征，是神化了的偶像，是一块活木头。

大典开始了。赞礼拖着阴森森的长声。东西两廊鼓乐齐鸣，奏着金钟、玉磬、鼗鼓，垂簾、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使人们肃然起敬。四位辅政大臣在先，头一班是满汉王公，穿着朝服分左右两翼而进。正黄、正白、正红、正蓝为左翼，镶黄、镶白、镶红、镶蓝为右翼，各有亲王领銜，至丹墀两侧三拜九叩。群臣俯仰整齐，红缨帽拉成一条长长的红浪。同起同落象一条动荡着的红练。那些江獭、熏鼠、染貂种种不同的秋帽上的红宝石顶、珊瑚顶、蓝宝石顶、蓝玻璃顶、青金石顶、水晶顶，在日光映照下，化成了五彩缤纷的星，星群朝宗，起伏着向着北方宝座。

康熙帝名玄烨，生母佟氏是一位汉族姑娘，深得孝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喜爱——孝庄文皇后即皇太极之妃，顺治之母。

顺治仍在向五台山走着，他不断地屏弃记忆里的豪华，去想那伞盖幢幢的松，老态龙钟的柏，去想那道场中断续的铍声铙声，但这些真的能解除迷惘带来新的人生吗？那郁郁葱葱烟笼雾锁的景象宫中御花园中都有，没有的是些什么呢？如何以萧索代替豪华，以肃穆改造身心，平息心海上的

惊涛呢？可能呢还是自欺呢？他已听到了儿子登基的消息。心想：“又一个冲龄践祚，当年我六岁，今天他八岁。历史又重演了，这一回不是一个多尔袞而是四个。我的儿子是被撕得七裂八半和我一样弄得万念成灰、心身憔悴步我后尘呢，还是以偶象始，以偶象终呢？还是能闯出自己的路来呢？”

许多俗念缠着他使他烦恼，他强行克制自己，去想那宝网金幢，清净的瑶池，修长的袈裟、鹤立静坐，佛门之乐……

他踉踉的前进着，一天天地望着朝霞暮霭，听着嘈雀鸣鸦，心里阵阵沮丧、恐惧、消沉，他疲惫地踏着贫瘠的土地，象只剩下个躯壳漂泊在无限凄凉的死海里。因而只有向佛光扑去。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这是明遗臣张煌言《苍水诗集》里的一句，讽刺自己的母亲下嫁多尔袞丑闻的。想到这他的心又烦乱了，怎样从痛苦的漩流中挣脱出来呢？五台圣地，只有到那里去。

残阳在西天弥留似的只有点余光，只有归巢的鸟充实地叫着。今天到哪里去投宿呢？他凄惶惆怅，茫然四顾，听见了难得的歌声：

“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

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守破衲。”

随着声音，一个人影，越来越近。

“站住！”一个粗脆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他一回头看见原来是个和尚。双腿叉着，个子高大，俏俊中带着粗鲁，两眼光芒四射，长着猪鬃般的络腮胡须，穿着半长不短的褐

色衲衣，两条腿的白袜子上浸了许多污泥，穿着一双靰鞋。顺治立刻想起了骑兵劫骡子那一天的和尚正是他，只是今天多了一把腰刀在身上挂着。

“一块走吧！上五台山！”和尚快人快语，可这口气是祈使，是命令，说完他一阵爽朗的笑，那粗声粗气的笑把刚刚蜇静下来的乌鸦从树上又惊动了起来。顺治默默地揣测着这和尚的来历。只听和尚又道：

“我知道你是出家的，那可不是容易事，佛法宣称一切众生本无差别，名曰平等，其实禅门之内等级森严……不过你进了庙，可不会提水打柴，舂米拉磨……”

“这和尚是个强盗吧？”顺治在想。

“不过要……不过清清禅林，寂寂山寺，要修得个六根清静，寸草不留，可不是一日之功。那必须先折了贵骨和傲骨，灭了心头火性，身在空山，心如秋水。哼！一张变牒易得，可那涅槃之境难求啊！”

“这和尚不是强盗，这一席话，真是传来了空谷足音！”——顺治的想法又变了。

和尚接着道：“我不过是讲讲经历罢了，肉身在此，谁敢说情欲寂灭呢。”

“这和尚表面粗鲁，也懂谦虚。”——顺治对他有了好感。

和尚爽朗的一阵大笑，一只乌鸦被惊动得由树上飞了起来抗议这笑声扰乱了日暮时的平静。顺治问道：

“请问师父为什么出家？”

“为许下一腹心愿。”

“什么心愿？”

“现在说出尚早。”

“师傅法号叫……”

“济元。”

“好奇怪！”

“怪在哪里？”

“元者长也，元首也，至尊也；济者，救也。你想救什么人？”

和尚淡淡地道：“错了，元乃元元也，元元乃黎民也，洒家欲拯救元元普渡众生才起了这么个名字。”

顺治道：“看来我们相会纯属没来由！”

“不过我向佛主发誓，绝不害你，你要怕我这把刀你拿着。不然还是我为你拿着。”

“什么为我拿着！”

“济元元吗！所以也有你，我在这绝险处帮你，护着你，五台山不远了，我也想去。不过，望山跑死马，总得找地方歇脚了，天已黑了。”

月亮出来了，把五台山照出一个轮廓，两个人一同向前去投宿。走了一程，才找到个村庄，叫开几户门，不管出来的是老是少都不收留，后来找到了一个大户人家，又去叫门。从门缝里射出了一道灯影，门开了，一个苍头掌灯，身后一个读书人——这人是五台县唯一的举人姓阎名襄。他神情惘然地道：

“……方才你们在别处已打了几次门了。先朝顺治皇帝曾立了‘逃人法’，新主登基也未闻废弃。逃人法规定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就是四邻也要坐罪受累流徙，一夜之变就可

能到宁古塔去充军，窝藏逃人的，罪加一等，二位来路不明，谁敢收留呢？”

济元道：“洒家乃出家人，这位也是到五台山去剃度的。”

阎举人道：“实在不敢轻信，有些不轨之徒，设出圈套，专放讹诱，有钱的被害得倾家荡产呢！”

顺治叹息一声道：“真是公孙鞅作法自缚了。”

阎举人道：“这可是乱用典故了。商鞅立了外游必持文凭之法，后来他戴罪外逃，没有文凭，住不了店，自食其果，被擒拿了，车裂了，你们哪个是制法的商鞅呢？真是比喻不伦了。好了，你们走吧！我说这个有什么用？”说着就要关门。济元道：

“老先生，前边还有人家吗？”

阎举人道：“前边几里有座庙，那出家人倒担得了风险。”门立刻又关上了，门缝里挤出一道光，象一把逐客的长剑。

济元和尚肃然向顺治道：“听说七年前，朝廷中李裨大人反对‘逃人法’，论逃人法之弊，因而受害，王公大臣会议竟认为他当论死。”

顺治再也忍不住了，无顾忌地道：

“可是顺治皇上没有听大臣们的。”

济元道：“虽如此，李裨大人还不是仗徙了宁古塔去受罪吗？”

顺治激动了，答道：“也没有，免了仗责，安置在尚阳堡，可惜他一年后死了。”



济元道：“与传闻不同。”

顺治道：“传闻只是传闻，道听途说不可轻信。”

济元问道：“可这话又是谁说的？”

“我说的，怎么样？你还转什么影壁，你倒底受何人所差，讲！”

济元立刻跪下了，说道：“太上皇息怒，是太皇太后遣臣护驾的。”

“起来吧！”顺治吁了一声，仰天而泪：

“时光呀，时光！曾几何时，既不是继承大统，又不是活着内禅，是一篇难写的千古奇文！济元！”

“喳！”——又跪下了。

“起来！废掉一切君臣之礼，不许再提皇上两个字，皇上已死，只有要剃度的出家人。走吧！”

他不想再有欲火燃烧，想把豪华与痛楚的痕迹同时抹去，教新的憧憬摧毁红珊瑚般富贵轻柔的梦，因而能诞生下一个新的强人来。这强人是以禅缘为材料的一块顽强的岩石塑象，但现实偏偏使他难能坚硬起来——空空的鸟巢被遗弃地挂在老树梢上，恐怖的原野只有草木窸窣作响，象寡妇在哭。使顺治没有短暂的宁静。一只苍狼，突然停在了道上，济元拔出了刀，狼猜测敌不过两个，狐疑凝视后潜到枯草中去了。总算离山门不远了。

“皇上，不，太上皇！”

“胡说！”——顺治在提醒他。

“主子，臣去，奴才去叩门！”